



张立先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未打赢的官司



未打赢的官司

张立先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未打赢的官司

张立先 著

责任编辑:张正平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方隆昌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湖北工学院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2 印张 6.25

版 次: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35 千字

印 数:1-1100 册

ISBN7-5354-1548-2/I·1218

定价:13.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目 录

引子	(1)
领命出征	(2)
“傲慢公主”	(6)
陆文华的远愁近忧	(9)
“星火”燃希望	(13)
请君入瓮	(16)
初来乍到试锋芒	(23)
近亲繁殖图	(30)
上“课”之后	(34)
无形的网	(40)
万世忠住疗养院去了	(47)
投“石”问路	(53)
痛苦的回忆	(58)
拙计演“双簧”	(67)
受命拜谒“病中人”	(75)
“软面人”成了“硬钉子” ...	(81)
风雨未至心早虚	(88)
父子之间	(95)
戏弄柯顺章	(102)
杨铭“造反”	(108)

夜深人不静·····	(115)
正面“摊牌”·····	(121)
一石激起千层浪·····	(129)
“自留地”引来了大人物·····	
·····	(134)
在非正式会议的会议上·····	
·····	(140)
柯某杂感录·····	(147)
如此“过大于功”·····	(150)
话不投机要强言·····	(156)
真挚的爱·····	(162)
真诚的祝福·····	(167)
“恩将仇报”·····	(171)
弄巧成拙 假戏演成真剧·····	
·····	(178)
心灵深处·····	(188)
尾声·····	(194)

引 子

上午宣布退休，同时又请他接受一项新任务，章一民颇感意外。

从琴台火电厂调任长江水电厂当总工、副厂长、厂长，一晃便过了十多年。作为教授级高工，他倒是非常乐意把余生献给宏伟的跨世纪工程，在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去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可眼下，网局领导要求他干一桩“善事”：负责筹建网局、省局和长江水电厂三家合资的小水电站，为三家开辟一块适合“国情”但明显是有意损害国家利益的电力“自留地”。多么滑稽呵，十多年前自己受命赴琴台火电厂铲除一块电力“自留地”，而十多年后又要求你重新开垦一块“自留地”，是历史的幽默还是现实的讽刺？难道说当年省局与琴台市围绕铲除还是保留“自留地”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不应是以我章一民的胜诉而告终？

往事如烟，徐徐在脑海升腾。章一民仰卧在办公室的靠背沙发上，陷入沉思……

领命出征

1985年4月5日，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赴琴台火力发电厂主持工作的三员大将，上任不到一个月，便狼狈地撤出“阵地”，败回了局里。消息传来，省电力局整个五层楼内，上上下下，人们无不感到震惊。

当晚，章一民洗完澡回来，同事在门口告诉他：老局长徐怀志在此等候多时。他急忙把脏衣服往水池一泡，快步进了寝室。

徐怀志听见脚步声，知道是章一民，抬头朝他微微一笑，继续翻看桌上放着的一本日记。

“局长，我早说琴台是块‘风水宝地’，这下您该信了吧？”

“嗯。”徐怀志合上日记本，接过章一民递给的香烟，慢吞吞地点着后吸了一口，笑道：“老程虽然琴台受挫，但毕竟不无收获嘛！”他拍了拍日记本，“我想请党委研究一下，向省委打报告，再次发兵！”

“只怕是纸上谈兵罗，局长。老程不是说他回来之前，琴台市委已向省报了呈文么？”

“正因为这样，我才决心再次攻打琴台电厂！一民哪，你有什么想法？”

“我？”章一民猜到了局长的心思，不悦地说：“您别打我的主意。哪儿我都可以去，琴台我不去！”

“为什么？”

“我不愿去。也不能去！”

“就因为那儿有个姚爱萍吗？”

“您以为这还不够吗？人言可畏哟，我的局长。倘若我……”

“同志，你以为当局长的不会考虑你这个‘倘若’吗？局里的人选，我都排过队啰，这次出马，非你莫属！”

“我又不比老程多个脑袋，去了，照样得滚蛋！”

“喔，是要有滚蛋的思想准备。不过你章一民也不是好惹的嘛！你去了，陆文华真要赶你走，你才不会走哩。对不？哈哈……你章一民嘴里说不去，心里早痒痒了。你不想去，为啥抢看老程在琴台工作的日记？嗯？”

“这……我是随便翻翻。”

“不，如果不想去碰硬钉子，你完全没有必要‘随便翻翻’！一民哪，明天开会研究，后天就向省委打报告！怎么样？”

“哼，你就会逼人！”

徐怀志乐了。章一民故意绷着的脸旋即松弛下来……

半个月在难熬的等待中度过了。徐怀志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再次跑到省委组织部去了。局里谁都明白：报告迟迟不批，说明琴台方面肯定也在加紧活动，情况复杂，省委感到很为难。

果然不错。徐怀志中午下班前赶回局里，带回了一份由省委组织部建议下达的古怪的任命。

“也真难为省委头头了。”章一民以嘲讽的口吻说：“厂长兼党委副书记，书记又兼副厂长，只让我们省局委派厂长和总工程师，用心良苦啊！”

徐怀志清楚地知道省局这次又处在被动地位。但单方制约也好，相互制约也罢，他下了非整顿琴台电厂领导班子不可的决心。可是到底派谁去应付这一苦差呢？他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

下午召开的局务会，一开始就冷了场。谁也不愿先发议论，仿佛谁先说话就会被派往琴台。徐怀志作为局长和党委书记，不得已点了几个较为合适的人。可他们不是推说家里有困难，就是“谦虚”地表示自己没有能耐，怕去了琴台有负领导的厚望……

一直抽闷烟的章一民，听着听着，脸色变得难看起来。一直在注意着他的徐怀志，心里高兴，嘴上却说：

“既然都有困难，那就算了吧，厂长和总工人选，局里放弃！”

“局长，不必采用激将法了，我去还不行吗？”章一民终于开口了。

局长笑道：“我才不怕你不去哩！”

众人都笑了起来。章一民扫了大伙一眼，不紧不慢地说：“我确实不想去琴台，可我认真考虑过了，局里只有我去比较合适。我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嘛，没有刚才几位所说的种种家庭困难。再则，那儿的干部工人，我比较熟悉。”

“总工人选你怎么打算呢？”

“就地取材。”章一民平静地回答局长。

“谁？”

“姚爱萍”。

“当真？”

“怕什么？大不了被人说成关系暧昧罢了！”

众人面面相觑。局长却一拍桌子，叫道：“好，男子汉大丈夫，就该有这种气魄！”

“傲慢公主”

列车抵达琴台市，已近傍晚。

章一民匆匆走出出站口，迎面撞见一位女子，喊他“章厂长”。

“你……”章一民怔住了。

这女子看上去顶多二十五六岁，长得很漂亮，衣著亦甚得体。她见章一民愣神儿，便朝她微微一笑，不卑不亢地说：“欢迎你来，章厂长，鄙人姓江名燕，特来接驾的。”

“谢谢！”章一民笑着主动与她握手，心里却在嘀咕：我来这儿，谁也没通知，她怎会在此“接驾”呢？她……怎么酷似江之萍呢？难道她……

“行李随车到了吗？”不容章一民细想，江燕问话了。

“到了。”

“那好。小李——把车开到行李房去！”

章一民取出简单的行李，在江燕的陪同下，驱车前往电厂。

“江燕同志，出站口人那么多，你怎么会认出我呀？”章一民试探性地搭讪。

“因为你气概不凡嘛。”江燕冷冷地回答：“再说，有人知道你是一匹千里马嘛！”

“是么？那看来此人堪称伯乐啦？哈……”

“堂堂省电力局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跑到一下属电厂来当厂长，岂不大材小用啦？”

“此话怎讲？”

“明摆着嘛，还要‘怎讲’？哼！”江燕冷笑一声后接着说，“逞英雄的好汉，等着吧，有你的好果子吃！”

“是么，我平生最爱吃果子的！哈……”

“嘿嘿哈哈，莫要乐得那么早。你的前任程栋梁是灰溜溜逃走的，你光杆司令，能成大气候？”

“这么说，你是不欢迎我来啰？”

“无可奉告。”

江燕不悦地乜了章一民一眼，仰头闭目，不想与他对话了。

章一民暗暗揣摸着她的身份，又以试探的口吻说：“江燕同志，我这次来，厂里怕是不无议论吧？”

江燕睁开眼，不冷不热地回答：“议论当然不会少啦。出人头地的英雄来了嘛，谁不双挑大指夸你？”

“讽刺吧？”

“怎么敢呢？”

“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来？”

“审问吗？”

古怪的笑脸对着章一民。章一民微微一笑。

“审问也可以吧。”笑容收敛，“谁叫你是大厂长呢？！但凡大人物，可能都有审问小百姓的嗜好吧！”

“哈……”章一民和轿车司机同声大笑起来。江燕却仍旧显得一本正经。

章一民索性开起玩笑来：“我来这里，该不会有人如临大

敌吧？”

“如临大敌？——不至于。一席洗尘酒宴是免不了的啦！我们陆大书记这些天可忙坏了哟。当然，你来之后，各类欢迎会议也不会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琴台电厂，我们陆大书记把各种会议开得太少怎么成呢？”

“你背后讲书记的怪话，不怕我告密？”

“哼，谁告谁的密，还不知道哩！告诉你吧，我既不怕马列主义的陆大书记，更不在乎你这个新来的厂长！”

“嘻嘻！”章一民脱口笑道：“真是个傲慢公主”！

“你——既然厂长先生封我这个雅号，那我就做着你看！小李停车，这位厂长我不奉陪了！”

小轿车戛然刹住。江燕推开车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好大的脾气呀！”章一民尴尬地冲司机一笑。

“您是不了解她。她很有学问，就是性格太孤僻，很多人都怕她。”

“她是从哪儿调来的？”

“听说是新疆。”

“嗡”地一下，章一民感到脑子突然一热：难道她真与江之萍有什么瓜葛……

陆文华的远愁近忧

拜访新厂长归来，已经是夜晚十点钟了。陆文华在与密友兼军师柯顺章对饮了一会儿酒后，忽然没了酒兴。这两天，他为章一民的到来，的确忙得够呛。他十分庆幸省电力局有个颇有能耐的S君。若不是这位S君及时密告省局新派何人，他会被动得一筹莫展。48小时内，他通过自己“嫡系部队”的大小头目，为章一民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你章一民不是提议姚爱萍当老总吗？我抢先一步找这婆娘，向她晓以厉害，想干也不敢干；你章一民紧步程栋梁后尘而来，不就是想清查“自留地”吗？我已调整该处人员，并设法堵住了副总工程师杨铭的嘴……

尽管如此，陆文华对于他并不陌生的章一民还是有些惧怕。他深知此人精通业务，擅长管理；更了解他秉性刚直，作风泼辣。在他还是一名运行班长的时候，就曾因一次工作疏忽而险些造成停机停炉事故的问题，领教过年轻的技术科长章一民的厉害哩！

时过境迁，当年的班长成了全厂瞩目的党委书记，资本厚了，官瘾也大了。精通“关系学”的陆文华如今正当壮年，前程无量呵！市委第一书记秦世泰和组织部长吴朋，都很器重这个电厂书记，夸他“有胆有识，多谋善断”，对于强调干部要“四化”的今天，这样的评价意味着什么呢？

人情世故，陆文华从来都很注重。他不是艺术家，然而对于笑，他却是很有研究的。他凭着对笑的研究成果，无数次地平熄了厂内风波，为不少人捞到了“好处”。譬如年终奖，他凭着自己与市委头头们的交情，仗着电厂对全市工业生产的“特殊贡献”，使反对派在多得了几千元钱后，无形地竟原谅了他的好多“有失检点”的言行；譬如厂里通过正当途径只买到了空液化气罐，却始终弄不到“能源”时，他只打了几次电话，写了几张字条；就与有关单位订立了长期供气的合同——仅此一举，他就被人们夸赞了一个星期。

然而，说陆文华坏话的也大有人在。撤下背后议论、甚至骂他的人不谈，单说敢于当面顶撞或骂他的就有两位：一位是主管生产的副厂长万世忠；另一位是胆大包天的“三八式”干部——后勤副厂长韩大坤。这两个老头，过去曾对陆文华的上台设置过许多障碍，但都被机敏的陆文华闯过来了。随着岁月的流逝，万世忠在厂里的实力被大大地削弱了；韩老头被逼无奈，干脆离休养老去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眼不见心不烦”。

还有一位顾群副书记，心里虽对陆文华的许多做法反感，但表面上却很少坚持自己的主张。他知道，即使坚持己见，在占压倒多数的党委会上也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倒不如激流勇退，落得一个“干净”。还过几年，自己就要告老还乡了，得罪这些人干什么？自己的由正变副，陆文华的由副变正，不就鲜明地标志着自己走着下坡路么？因此，他知趣地避开了与陆文华的直接交锋，成了党委老委员中唯一不受陆文华攻击的好人……

姚爱萍的拒绝“出山”，杨铭的答应“守口如瓶”，“自留地”人马的调换，章一民来之前党委会上的统一口径……一桩桩，

一件件，都是如愿的。陆文华已下定决心，这回一定要和章一民较量较量！他想：有市委领导的支持，有柯顺章作帮手，我陆某把身兼的厂长之职让给你章一民，你又能奈我何？有道是“强龙斗不过地头蛇”，我陆某惨淡经营十几年的堡垒，漫说你一个章一民，就是省局大名鼎鼎的“徐阔斧”带队冲锋，我又何惧？我一不反党，二不乱搞女人，三不多吃多占，谁想打乱我的惯常工作秩序，干扰我安定舒适的生活，那是做梦……

柯顺章揣摸着上司的心思，低低地叹了口气，道：“这个章一民确非等闲之辈呀，老陆！弄不好……我们就很被动哟！”

陆文华仰卧在沙发上不以为然地瞥了他一眼，又把眼睛闭上了。他知道，柯顺章还有话说。

“不过，他本事再大也是单枪匹马，咱这回采取另一套办法来降服他！”柯顺章果真又开了口。

陆文华微微一笑，仍没睁眼。柯顺章明白自己的话语将要再一次在他身上起决定作用了，便故意地叹了口气，不吭声了。

这是他多年摸索出来的一条经验。就凭这一招，他就曾多次从书记嘴里掏出“圣旨”，解决了许许多多自己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问题：譬如他老婆的农村户口；亲友的工作乃至住房；自己的职务升迁、工资待遇……这一切都少不了陆文华的帮助。他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陆文华年富力强，他不比陆文华更年轻吗？他要紧靠“大树”，不断地向更高的权力宝座攀登！

“嗯？咋不说啦？”

陆文华睁开眼，不满地瞪着柯顺章，沉着脸道：“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嘛！你这家伙怎么老在我面前耍这一套？”

“嘿……”柯顺章狡猾地笑了，“办法嘛，我早就替你想好罗，就怕你老兄……嘿嘿，其实呀，我这一着也未必会使你满意。”

“那说说何妨？”

“好吧！”柯顺章凑近陆文华，掏出钢笔在手心写了“退—紧，拉—推”四个字。

“哈……英雄所见略同！伙计，这个退很重要，必要时，以守为攻，把万世忠这张牌打出去！！”

“对的！”柯顺章高兴地一拍大腿，叫道：“万世忠与章一民干上了，那才好看哩！”

一阵大笑过后，两个人重又端起了酒杯。

“老柯，万一‘自留地’被查出来，你说我咋办？”

“怎么会呢？”

“怎么不会呢？老弟，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到时候……”

“不是还有秦书记么？”

“你想得倒美。没出事时，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真正出事，有几个领导肯挑担子的？”

“谁不知道你老陆是个机灵鬼？万一出事，你总归有办法对付！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嗯，脑子就是路。”陆文华笑了。